

楔子 燃燈大師所求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

如今呢，情絲已斷，難再續了嗎？

永寧四十三年，天啟皇朝立國兩百七十三年，歷經七位帝王、三次動亂、兩次幾乎滅國，在一次又一次的動盪中，朝廷在風雨飄搖中走向盛世，讓黎民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，衣食無缺。

皇朝能走到如今地步，皆因天命寺的國師燃燈大師，在他無遠弗屆的佛法護佑下，安然度過危在旦夕的狂風暴雨。

沒人知曉遁入空門的燃燈大師到底活了多久，壽數為何，只知在有天啟皇朝之初便有了他。

天命寺也因為他而聞名天下，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，傳聞能得見燃燈大師一面，便能享福一世，開通天命。

而今，他這座支撐天啟皇朝的山陵要崩了，他活得夠久了，該是功德圓滿的時候，為了那個「她」，他等待得太久，已心如死灰。

「師父……」

一名不到十歲的小沙彌眼眶含淚，淚眼婆娑的望著盤腿坐在自掘的石洞中，眉已斑白容顏卻不到四十歲的燃燈大師，頭上的戒疤彷彿經歷過的長久歲月，滄桑而入骨。

「元一，記住為師的話，眼淚是世上最無用的東西，心疼你的人才會在乎，無視你的則視若無睹……」在他有生之年，心疼的那滴淚水已是凝冰的血珠，千年不化。

「師父，徒兒難過……」他打小沒爹沒娘，是師父把他撿回來，教他佛法和觀察天地變化。

「緣起緣滅，世間有幾人能壽與天齊，師父求這一天已經求了兩百年，終於得償所願了。」

他修出自己的佛，得以進入輪迴，他心悅之。

「師父……」元一很聽話，不想再哭了，可是以手背拭淚卻越擦越多，怎麼也止不住，淚如雨下。

「燃燈、燃燈，以身為燈、以心為芯，燃盡骨血以求來世，師父也是凡夫俗子……」他求的不過是她的平安，不再有恨，三生石上情緣不滅，刻劃出兩人的名字。小沙彌泣不成聲。

「師父死後就把石洞封了，不許人參拜，不許人涉足為師的長眠之地，一百年後靜待有緣人。」

他亦是他，也不是他，人活兩世終究是不同了，總會遺忘一些不該惦念的前塵往事。

「師父，一百年後徒兒就不在人世了……」元一哭得更傷心了，認為自己做不成得道高僧。

燃燈大師呵呵一笑，意味深長的望向小沙彌。「元一，一百年後見，但願你還認得出為師。」

「師父……」一百年太久了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那時候他都成白骨一堆了，只能與師父於西方極樂世界相見。

「柔兒，我來找妳了，等我……」

希望這一世沒白修。

緩緩閉上眼的燃燈大師坐化了，圓寂前手中握的不是陪伴百年的佛珠，而是一朵摩挲得油亮的珠花，上頭碩大的南珠泛出幽幽紫光，似乎浮現出一張女子嬌妍如花的容顏。

思念已成心頭血，融入骨髓。

「師父，一路好走。」徒兒會謹記你說過的話，永世不忘，你安心的回歸西天。

這一日，天命寺鳴鐘九千九百九十九下，整整一日鐘聲不斷，帝后也親臨弔唁並茹素七七四十九日，舉國哀悼百日不得行婚嫁喜事，恭送燃燈大師歸天。

燃燈大師死的那天，一道金光衝向雲霄，瞬間消失不見，寺中不少人得見異象，皆高呼一代聖僧。

關於燃燈大師的傳奇，百年後仍是百姓口中津津樂道的故事，甚至記入史冊。

第一章 寵妹的哥哥們

「……如果人有來世，但願不再有絕世容顏和富貴不可攀的家世，只願生得平凡而愚憨，長於農戶之家，日出而做、日落而息，家戶有餘糧即可，與高門無緣……」

乍暖還寒的陽春三月，一名長相平庸的小姑娘像困在惡夢裡似的醒不過來，明明天氣還有點微涼，她的額頭卻冒著汗珠，一滴一滴往下流，沾濕了衣襟和髮絲。她耳邊不斷傳來一道女子向上蒼祈求的輕柔嗓音，彷彿化為千絲萬縷，將她裹在一個白色巨蛹中，她想掙脫卻動彈不得。

驀地，她像破水而出的飛魚，衝破禁錮她的黑暗，從絕望的深淵脫出，終於能大口喘氣。

「怎麼又作這個夢……」

蘇芳……不，蘇流芳喘著氣抹去額上的汗，用雙手撐著床板緩緩起身，背靠著團花大枕坐起後半倚著床頭，神情有些呆滯，好像少了一魂的傻子。

很快地，她眼中出現一抹神彩，整個人顯得靈動又鮮活。

她不是原主，她是來自後世的一名野外求生教練。她從野戰部隊退伍後，因為時下真人秀的盛行，她在學長的引薦下加入一個真人秀的節目團隊，帶領九名明星進入荒野，挑戰九天九夜遠離城市塵囂，自力更生、鑽木取火的野外求生生活。前三年她做得不錯，也累積了一定的知名度，沒錄節目的空檔也會收費帶人進入深山野嶺，體驗露天而眠。

壞就壞在第四年新一季的開播，她帶的是零零後出生的新星，這群不做功課被寵壞的小公主和只會唱歌跳舞的小鮮肉，對野外求生一點概念也沒有，只當是上山遊玩，穿著不合時宜的名牌衣物，個個戴墨鏡，鏡子、化妝包、手機不離身，唯

獨求生物品一件未帶。

她一見頭都大了，要求補齊裝備才肯帶他們上路，心裡冒出不安的預感，感覺會出事。

果不其然，第三天一名成員為了耍帥搶鏡頭，竟然不綁安全繩索就要徒手攀爬下峭壁，雖然離地不高約五十公尺，但突出峭壁的尖石卻是不少，一不小心就會被石頭割傷，甚至失手墜崖，摔破腦袋一命嗚呼。

果然她就是那個倒楣鬼，為了救爬到一半就手軟腳軟大喊救命的小鮮肉，她攀岩而下將救命繩索繫在那人身上。

誰知小鮮肉太緊張，將她當救命浮木抱住不放，慌亂掙扎中他扯開她的固定裝備，結果她刷地後仰往下掉落，下意識鬆開手的小鮮肉則一臉驚恐的吊在半空中，而她最後的念頭是——

死定了。

從黑暗中醒來的她變成農家女蘇流芳，小丫頭全身是傷只剩一口氣，雙腿骨折，腰部以下完全不能動，洗漱、蹲茅房全要依賴他人。

「那個女人究竟是誰……」

醒來後養傷的這段時間她已經夢到她好幾回，一身錦緞，滿頭金玉釵飾，只有背影不見正面，看得出出身不凡，卻給人一種悲涼的感覺，莫名心情沉重。

她站在忘川河邊望著彼岸花獨自嘆息，似在等人又似在悲憐自身，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朝東去難回頭，落花無情，百年孤寂只剩下空徘徊與惆悵……

「……不行了，尿急，得先去上茅房。」下腹鼓脹的蘇流芳暫停回憶夢境，顧不得行動不便，拿起床邊的兩支拐杖就要下床，人有三急，等不了。

削得圓潤沒有刺渣的拐杖是蘇流芳的大哥蘇重文為她做的，她昏迷了整整三個月，村人都要她的兄長們放棄治療，與其賴活不如早早入土為安。

可她還有一口氣尚存，哥哥們不忍心，就算日後真成了活死人也要救她。

好在過了三個月她還是醒來了，在除夕守歲的子時，第一聲鞭炮響起，她被「驚」醒，睜開滿是茫然的眼睛。

只是她雖醒了，卻因重傷仍動彈不得，都說傷筋動骨一百天，昏迷三個月後醒來，光是調養和復健就花了兩個月，如今好不容易才能拄著拐杖下床，可最多走個十來步就得休息，一天只能練習走路一刻鐘，然後又得躺回床上。

對於一個好動坐不住的人而言，簡直是一樁酷刑，更別說她的哥哥們見不得她「折騰自己」，不時強制她躺床休息，苦不堪言的蘇流芳覺得全身都生鏽了，長出一朵朵的蘑菇。

因此只要哥哥們不在家，她便會偷偷下床，兩腋撐著拐杖在院子慢慢走動，看看一碧如洗的天空。

「芳芳，又不聽話了是不是？」

忽地被抱起，聽著變聲期的破鑼嗓音，十歲的蘇流芳微帶心虛的看向面露無奈的俊逸少年。

「追……追哥哥，我只是想曬曬太陽……」

她不只三個親哥哥，還有第四個哥哥，就是眼前這位，也是哥哥中看她看得最緊，幾乎把她當學步小兒般寸步不離的守著。

這位是鄰家哥哥上官迨，還是她打小定了親的未婚夫，大她四歲。

他們住的村子叫姚家村，十分排外，村子裡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都姓姚，村長也由姚姓人擔任。

蘇老爺子曾是御廚，但是受到宮中爭鬥波及被趕出皇宮，輾轉來到姚家村，因是外姓人緣故只能在村外買地建屋，有著五間大屋的房子建在離村子中心甚遠的山腳下，背山而居，到了第三代出生才被姚家村人接納，但蘇家子嗣不旺，蘇老爺子只得一子，正是蘇流芳的父親，生有三子一女，再無族親。

上官家人丁也不多，一對老夫妻帶著孫子和三五僕從落腳於此，三進的院子就蓋在蘇家隔壁，比鄰而居，並買下屋後的半座山蒔花弄草，頗有隱世的意味。

「這話妳自個兒信嗎？」上官迨沒好氣的瞪了她一眼，語氣中沒有責怪，只有無可奈何的寵溺。

她乾笑著紅了粉頰，「迨哥哥，你放我下來，我很重的……」

蘇流芳原本不胖，昏迷期間又進食不易，瘦得剩一把骨頭。等她一醒過來，不僅哥哥們努力餵食，連鄰居上官家也湯水不斷，什麼東西補身便一天五頓的進補，補得瘦伶仃的身子都長出一圈肉。

她也怕只吃不動影響復健不利健康，所以一有機會就想動一動，畢竟一隻瘦皮猴都被養成小豬崽了。

「不重，很輕，我抱得動。」他將人抱到院中的棗樹下，正值花期的棗花香氣宜人。

不論是蘇芳還是蘇流芳都愛吃水果，無果不歡，因此蘇家在前後院栽了不少果樹，棗、杏、李、柿、梨、石榴、櫻桃等等，讓她想吃什麼都有。

後來上官家搬來了，上官迨又在後山栽了柑橘、蘋果、雪梨、山楂、楊梅、枇杷、葡萄、獼猴桃等果樹。

若說誰家的水果最多，非蘇家莫屬，偶爾還能看到來自西域的瓜果，是上官迨為她找來的，堪稱是貢品等級。

「可我不好意思，老是被你抱來抱去，我面皮薄。」什麼七歲不同席，男女授受不親呢？全給他拋到九霄雲外了。

蘇流芳由一開始的不自在到如今已經認命了，只是該有的嘴上抗議不能少。

上官迨對她很好，好到無微不至，連她自己都感到很汗顏，他的好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，只要是他認定的事半步不讓，固執到讓人想咬他一口。

上官迨低聲一笑，白皙的俊顏上映照著一層淡淡金光，「不用難為情，照顧妳是天經地義，我們是未婚夫妻。」

她一聽，整個感覺都變古怪了，很不是滋味，「迨哥哥，我們怎麼會訂親？你家看起來不像尋常人家。」

除非她眼瞎，否則怎會看不出上官家的通身氣派？他的爺奶一看就是富貴人家的老爺子、老夫人，雖然和和氣氣、面色和善，可周身的氣度瞞不了人，連一向自

視甚高的村長都對其禮遇三分。

「哪裡不尋常了，也就一般耕讀人家，和妳家門當戶對，我這性子太沉悶了，爺奶擔心我日後娶不到妻子，就先把妳定下來，妳看我們不就是人家說的天定良緣。」他說得流暢，毫無停頓，話裡話外都相當滿意這樁婚事。

這是他用萬千福報求來的姻緣。

蘇流芳眼角抽動了一下，哪來的「天定良緣」，他怎麼說得出口？「聽說我以前傻不隆咚的，人不靈光，說起話來結結巴巴，也不怎麼認得人……」

「那是妳傻人有傻福，遇到了我，巧夫伴拙婦也是美事一樁，妳看沾了我的靈光，妳也變聰明了。」多好呀！一起韜光養晦，將璞玉琢磨成美玉，散發原有光彩。還能不能好好聊天了，這般狂傲他爺奶知曉嗎？

「不給抱，放我坐下，你的骨頭硌到我了。」

他一笑，將懷中的寶貝往樹下的躺椅一放，專為她做的椅子，坐躺兩相宜。「妳不是傻，是魂魄不齊，跳大神的神婆說妳失丟一魂，而今找齊，魂體歸位。」

「用我爹娘的死？」他們的死換來她的生。

之前的蘇流芳也不是傻，就是那種少根筋、整天笑呵呵的小姑娘，記憶不行、忘性更大，前一刻剛講過的話一轉身就忘了，日子過得懵懵懂懂，不知煩惱為何物。在村裡人看來她就是一名傻姑娘，老是恍神恍神的。

可她倒是遺傳了御廚祖父的好手藝，三個哥哥到學堂上課，她便跟著為人辦喜宴的父母東跑西跑，幫著打下手，個子不高的她有自己的小鍋鏟，煎、煮、炒、炸都難不倒她。

與父母的生離死別便是因為趕場，秋收後大家都有空，趕在過年前嫁娶，蘇家爹娘那陣子忙得不可開交，連辦完兩場喜宴後趕著回家，隔日還有兩場得準備不能遲了。

這一急就出事了。

夜裡駕著牛車趕路視線不清，蘇父又累得昏昏欲睡，走在快到家的山路上，發現山壁上滾落的大石已經來不及避開，拉車的牛被當場砸死，牛車則翻了好幾圈才停住。

原本蘇家爹娘有機會逃生，他們只受了點傷並未危及性命，但為了救被壓在車板下的女兒，他們來不及將人拉出，只能以身擋住再次滾落的石頭，等被人發現時兩人已氣絕身亡，被他們護住的蘇流芳則還有一口氣。

「他們的死與妳無關，父母為了子女什麼都甘願付出，只要妳好好活著，他們連死都不怕。」然而不是人人都有一對好爹娘，像他……呵呵，因為一己之私不待見親兒，狠心之人比比皆是。

「我心裡不好受……」因為她，蘇家三個兒子沒了爹娘，連書也唸不起，只能回家種田。

蘇家還算富裕，有二十五畝田，但是雙親的身後事和妹妹的醫治費用，十五、十三、十二歲的三個小子別無所長，只好賣掉二十畝田地救急，餘下五畝地種糧養活自身。

長子蘇重文剛考過童生試，原本能接著考秀才，如今卻得守喪三年。

蘇家只剩一屋子半大不小的孩子，更別說還有一個昏迷不醒、活死人似的妹妹，未來不知要花多少錢，這般無底洞人見人怕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原本看好蘇重文的村長怕女兒受到連累便上門退婚，解除兩家婚事。

失去父母又沒了未婚妻的蘇重文痛不欲生，但為了底下的弟弟妹妹仍咬牙苦撐，除了種田外還接了抄書的活兒維持生計。

「再不好受也要忍著，妳哥哥們為了妳連書本都放下，妳要每天開開心心的才對得起他們。」她的命很好，即使魂魄不全少根筋，也有護著她的一家人，讓她無憂無慮的活著。

聞言，她嘴巴一嘟。「你會不會安慰人呀！有沒有人說你的性格差到天怒人怨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誰？」這麼心明眼利。

「妳。」

「我？」她粉唇一張，呆呆的模樣顯得嬌憨可人。

上官追笑著往她眉心一點，「不就是妳這個膽大的，敢非議天生智才的我，我把妳寵壞了。」

看他搖頭又嘆氣的模樣，她不由得來氣，「哪裡智才了，魂魄不齊的傻女也敢要，你比傻子還傻。」

墨瞳一深，幽光閃動，「因為我命中缺水，妳便是弱水三千中的那一瓢我欠缺的活水，有了妳，我才能活。」

他看著她，眼中的柔情如汪洋。

「胡謔。」騙人的話她從來不信，沒有誰少了誰就活不下去，再情深的人還是會另覓伴侶，新墳土未乾，新人已入門。

蘇流芳不相信永恆，她只看眼前，前世的父親在母親過世不到半年再婚，往昔的濃情密意全變成收在衣櫃底下的舊相片，現在只充斥著新婚夫婦的笑聲，以及迎接新生兒的歡喜。

於是她進入軍校，畢業後投身野戰部隊，遠離刺目畫面，到死都沒回去過，那已經不是她的家。

「是妳的腦子還沒轉過來，姻緣天注定，我和妳是三生石上的緣分，天命寺住持親自批的命，我倆緣定今生……」

緣定今生？是緣，還是有人從中動手腳呢？

上官追還在他娘肚子裡的時候，是一家老小的寄望，人人都期盼著他早日出世，如珍似寶的為他鋪好一條康莊大道。

誰知真到了那一天，卻把他親娘折騰得死去活來，活生生的疼了三天三夜，差點一屍兩命母子雙亡。

好不容易救過來了，母病子弱，當時的上官夫人足足臥床一年才養過來，期間因不能侍候丈夫，竟被最信任的貼身丫頭爬床，孩子滿週歲的同月，府裡多了一位

貌美多嬌的雪姨娘。

而上官追的身子也不健康，時不時命懸一線，一副隨時要夭折的樣子，對望子成龍的父母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。

上官追兩歲時，上官夫人又有了身孕，隔年生下的次子上官文浩是一個白胖又從不生病的孩子，雙親原先的期盼與關懷逐漸變了味，覺得上官追的存在礙眼起來，心裡甚至想著他為何還不死，好給上官文浩挪出繼承人位置。

上官文浩一歲時，上官夫人再生下三子上官文騰，隔年生下女兒上官鈴，上官追這長孫就只有爺奶還心疼著。

因為上官老爺的仕途一直不順，還鬧出不大不小的官司，家裡一年不如一年，上官夫人聽信閨中密友的讒言求神問卜，問出個所有人都「恍然大悟」的結論——上官追剋親，刑剋父母。

原就不喜長子的上官夫婦便想把他送到城外別院，任他自生自滅。

可上官老爺子、上官老夫人不同意，把兒子、媳婦叫到跟前痛罵一頓，只是那回後兩人雙雙病倒，氣若游絲像在鬼門關前徘徊，很快就要斷氣。

不過說也奇怪，在上官老爺子帶孫子上天命寺走了一趟，讓上官追和年紀上百已不見人的住持大師見面後，當天一老一少進室密談不知說了什麼，百疾纏身的上官追忽然好了，無病一身輕，住持大師也留下這麼一段話——

「往東而行，遇一紅天便停住，尋八字為陽年陽月陽日陽時出生的陽女，其與陰年陰月陰日陰時出生的上官追為宿世良緣，兩人相生相輔，此乃天賜，能破九災。」於是乎，上官老爺子帶著最疼愛的長孫往東邊走了二十餘日，有一日得見天空被漫天紅霞染成血色，他便停下馬車，問明此地是何處，是否有端陽正午時辰降世的小姑娘。

一問問到了姚家村，有一女童名喚蘇流芳。

看到眼神不太靈動的小丫頭，上官老爺子完全無法接受，他天資過人、才智上乘的孫兒怎麼能屈就一名無品無貌的小村姑，而且還是痴傻的，見人就樂呵呵的傻笑。

可是一回頭，卻見平日少年老成、面無表情的孫兒雙眼垂淚，看著蘇流芳的表情是歡喜居多，沒有半絲嫌棄，上前就拉著人家小姑娘的手不放，口中喃喃自語——

「我終於找到妳了……」

看到孫兒的異狀，又想到天命寺高僧意有所指的叮囑，上官老爺子決定不走了，當機立斷定居在姚家村，並將宅子蓋在蘇家隔壁，還將老妻接來，抱持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心態一步一步與蘇家人交好，近而定下婚事。

蘇流芳是五月初五正午時出生，因陽氣過重承受不住而丟了一魂，這是老一輩的說法，而上官追是七月十五子時一刻出生，陰時陰日陰月，有人埋汰他是鬼子。但是一陰一陽卻是相得益彰，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，陰陽交融，實屬吉慶，乃天生緣定。

思緒至此，就被一稚嫩清脆的聲音打斷，上官追回過神來。

「我哥他們呢？」蘇流芳問道。他們通常會留下一個人看顧她，怕她有不時之需。

上官追脫下身上的外袍往她雙腿一蓋，不想她著涼。「在後邊栽樹，我帶了棵果樹過來，他們說趁天氣還不錯先栽下，過兩日春雨來了好存活。」

蘇流芳一聽，柳眉輕輕一蹙。「怎麼又種樹了，我不是讓他們將後山腰那一片修整修整，可以養雞。」

把雞放養在山上，想吃就有，還能賣錢。

「還不是妳喜歡吃果子。」三個寵妹妹的哥哥把她捧在手心，寧可自己受苦也不讓她吃苦。

「又不是非吃不可，我還沒那麼嬌氣，何況還有你給的，我哪裡吃得完？」她傲嬌了，嘴裡數落著，心裡甜滋滋，臉上笑得像朵花，雖沒有令人驚豔的花容月貌，卻有著鄉野小白花的清新。

「說得對，還有我，我寵著妳，還怕有什麼吃不到？」上官追喜歡被她依賴著，十四歲的年紀卻有三十歲的老成，平時冰石一般的冷顏只在她面前柔成一灘水。

「我還小呢，少調戲我。」

她這小身板才十歲，五官尚未長開，她照過鏡子，就算日後長大也不會是什麼絕世大美人，頂多是小家碧玉的姿容，與傾城傾國相距太遠。

蘇流芳不是自卑，而是不解以上官追出色的容貌與疑似富貴的家世，他怎會看上平凡無奇的她呢？

事出必有因，人不會無緣無故對另一個非親非故的人好，肯定有所圖謀或有不為人知的內情。

可是他對她實在太好了，好到她覺得懷疑他都是天大的罪過，自個兒誤會了人家的人品。

「不調戲妳調戲誰？妳可是我未過門的小娘子。」他笑得真心實意，一臉心滿意足的調侃。

她在心裡一嘆，這小子真滑頭，逮到機會就嘴上佔便宜，「我想找我哥哥，你背我。」

蘇流芳昏迷三個月，清醒後她用了兩個多月復健，諸如足療、泡藥浴、按壓穴位舒筋活脈，可是進步有限，沒人扶著還是走不遠，只能在院子來回。

「我背？」他挑眉。

「怎麼，你不肯？」她佯裝不快。

「我背，不過妳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對我出手時妳得替我攔著。」他彎下身將人背起，還假意體力不支踉蹌了一下，把背上的小人兒嚇得連忙用雙臂環住他肩頸，唯恐掉下去。

上官追嘴角一勾，露出得逞的笑容。

蘇流芳對他的小心機毫無所覺，訝異的道：「他們打過你？」不會吧！讀書人動口不動手。

他話中有話的帶過。「只要不發生第一次，能免則免，否則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成了習慣可不好。」

沒人願意時不時的皮肉痛，而且不能還手。

「慫包。」她小聲的取笑。

「妳說什麼，再說一遍，我沒聽見。」上官追語氣一沉，像在威脅她，「說人話。」蘇流芳吃吃笑著，完全不為所動，上半身整個趴他背上，纖白蔥指拉扯他的耳朵。

「駕駕，馬兒快跑，帶我去找哥哥。」

「妳還真當我是馬呀？看來我這輩子都要被妳騎在頭上了。」雖是這麼說，可他甘之如飴，只盼這一世護她周全。

人總要在失去後才知道曾經擁有的可貴，被親生爹娘厭棄的他十分珍惜在姚家村的日子，純樸善良的蘇家人是真心接納他，不因他是貧是富而另眼相待，眼前簡單的日子便是他所要的。

在他們面前，他就是愛種花的上官追而已，性情溫和，識文斷字，為人孤傲但不失真性情，是個能交往的落魄高門子弟。

其實上官追隨便往那一站就給人一種孤高冷傲的感覺，年歲不大卻散發懾人氣勢，隱隱有股虎嘯山林的威壓，壓得人不忍絲毫妄動。

但這些蘇流芳都沒感覺，與他相處時永遠自在。

「好高的山……」她以為是小山坡，原來身在其中，雲深不知處。

一直在養傷的蘇流芳待在屋內的時間較多，很少有機會走出屋子，加上屋前屋後都種著比屋頂高的樹，因此從她的視線看出去就是一片樹林，長勢茂密頗為蔭涼，加上她在養傷復健，也不曾往屋子後頭去過。

也就這段時間的鍛鍊，讓她的雙腿有力氣往外多走幾步，不然尚未化凍的三月天還冷得很，不只她哥哥不讓她下床，就連自己都畏寒，捨不得離開暖和的被褥，等到出太陽了才肯挪窩復健。

她知道後山種著竹子，本以為是一片小山林，不高的小山包，上上下下挖竹筍很容易。

可是今日一見才知自己錯得離譜，所謂的後山離家還挺遠的，中間隔了幾畝的荒田，一條蜿蜒小路直往山上去，遠眺一看山連著山，層層疊疊，起碼綿延十幾個山頭。

而他們家和上官家共有一座山頭，一家一半，是群山中最矮的一座，但也看得出佔地甚廣，只是一邊種著果樹，規劃得有模有樣，苗圃、花房整整齐齊，另一邊則荒涼得很，雜草叢生，野樹亂長，看起來就是荒山。

上官追打趣的說道：「妳才知道山很高呀，以前妳滿山遍野的瞎跑，跑得比誰都快，我們都追不上妳。」

她訕然笑道：「你們不是說我魂魄不齊，是個傻的，哪曉得累不累，看到你們追自然要跑。」

「妳覺得妳現在魂魄齊不齊？」她還有點犯傻，肯定沒好全。上官追回頭一瞅，忍俊不禁，她白眼翻得真有神。

「追哥哥，你看我傻不傻？」她反問他。

以彼之矛攻彼之盾，這繞著彎的套路可勾不著她，她可不是以往只會傻樂的小姑娘，認為誰給她糖就是好人。

「不傻，有腦子了。」禍福相倚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從此補全了遺落的靈竅。想著，上官追明暗交錯的黑瞳中閃動著幾許令人看不透的深意。

「哼！誰沒腦子，是你們老用斜眼睨人，把天上明月光看成地上霜，誤以為一夜過後便化成水。」瞧！她也能說出頗富禪意的話，再過一段時日她就能在村子裡走動，讓人看見她的「脫胎換骨」。

「是，芳芳說得好，是我見識淺薄了。」他不與她爭辯，直接認錯，退一步博她歡心也是值得的。

蘇流芳不滿的皺眉。「不要用疊字喊我的名字，聽起來像在喊剛會走路的孩子，我長大了。」

「妳不就是正在學走路？」他手裡拿著她的兩根拐杖，置於身後用橫拐撐住她，讓她坐在拐杖上。

Crescent